

汉文典籍朝鲜语读法口诀的类型*

俞晓红

[提要] 本文从古代朝鲜人民读汉文典籍口诀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入手,全面考察从7世纪发展起来并沿用至今的汉文典籍朝鲜语读法口诀类型,并分析各类口诀的表记方式和对汉文的译读方法。

[关键词] 汉文典籍 朝鲜语读法 口诀 类型

众所周知,古代朝鲜人民通过学习汉字、汉语文言(以下简称“汉文”),使其文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为方便学习掌握汉文典籍内容(以下简称“汉籍”),他们发明并发展了一套汉籍的解读方法,称之为“口诀”。国内目前关于口诀的研究成果极少,李得春(2006、2007)对口诀进行了初步介绍;金永寿、林强(2014)考察了朝鲜时代谚文口诀的标注,对谚文口诀的形态及其与汉语原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析。本文将全面考察汉文典籍朝鲜语读法口诀的类型,并分析各类口诀的表记方式和译读方法。

一 口诀的产生、发展与分类

朝鲜语中的口诀意为“口授秘诀”,最初是指古代朝鲜半岛文人学者将其掌握的汉籍内容以口头形式传授给弟子的方法。现专指在汉籍原文内加注朝鲜语的“吐”(即朝鲜语语法形态),以辅助原文内容理解的朝式汉籍读法。口诀最初应该是随着中国汉籍的传入与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推广与系统学习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汉籍最早传入高句丽,随后传播至百济和新罗。汉籍进入朝鲜半岛后,各地方政权纷纷设立汉学教育机构。公元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模仿中国学制的太学,建立大学,用以教育子弟。百济流王也于384年建立大学,并设立负责教学的博士一职。新罗稍晚些,在真德女王时期(647年)派遣唐使参观唐朝国学,于神文王二年(682年)设立国学,向贵族子弟讲授中国儒学经书(琴知雅 2015)。由此可推测早在4世纪朝鲜半岛已有了口传的汉籍解读方法,但尚未形成文字标记体系来记录其读法,因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口诀。一直到7世纪左右逐渐发展出可以记录朝鲜语语法形态的吐表记,口诀才以书面形式记录。

早期口诀借用汉字或特殊的符号将朝鲜语的语法形态记录在汉籍原文句读间,将汉籍原文直译为朝鲜语,这种口诀对汉籍原文的释读较为详尽,对汉语要素以训读为主,并将汉籍原文较为完整地译为朝鲜语,其方法被称为“释读口诀”或“训读口诀”。这类口诀相传为新

* 本文系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朝鲜半岛汉字受容与变用的考证研究(18YJC740134)”的阶段性成果。

罗学者薛聪所创，朝鲜半岛高丽时期文献《三国史记》（1145年）中记载薛聪“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三国遗事》（1281年）中也载有薛聪“以方音通会华夷方俗物名，训解六经文学”。但是，韩国学者南丰铉（남풍현 1988）提出早于薛聪30年前的新罗华严宗义湘大师（625-702年）已开始使用释读口诀诠释佛经。无论释读口诀起始于薛聪或是义湘，应是成形于7世纪，同时用于译解儒经与佛教典籍，并一直沿用至13世纪末。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高丽光宗时期（958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其中“制述业”“明经业”科目的设置^①，使得汉语文言文的作文与汉文典籍的背诵与解读获得重视与普及。大约12世纪，一种既可背诵汉籍原文，又能理解其意义的新型汉籍读法——顺读口诀（或称为音读口诀）开始萌芽。顺读口诀与释读口诀不同，对汉籍原文以音读为主，忠实原文字句与语序，仅在句读间添加吐表记，以辅助理解，是一种对汉籍原文不完全、不彻底的翻译。随着半岛文人汉语文言水平的日渐提高，14世纪后，顺读口诀开始全面取代释读口诀。15世纪，朝鲜文（谚文）创制后，口诀资料中记入的吐表记由过去的汉字借字逐渐转变为朝鲜文，过去释读口诀对汉文典籍的翻译功能则由谚解完全替代，而顺读口诀作为背诵并辅助理解汉文典籍的最佳方式得以普及开来，沿用至今。

韩国学者郑在永（정재영 2006）、南丰铉（남풍현 2014）对在韩国发现的口诀资料及其类型有所论述。郑在永（2006）采用三种分类法对口诀资料的类型进行划分。第一种分类法是依据表记方式的差异将口诀分为符号口诀与文字口诀两大类，其中文字口诀又分为借用汉字表记的借字口诀与使用朝鲜文表记的朝鲜文口诀；第二种分类法依据对汉籍原文的译读方式分为释读口诀和音读口诀（即顺读口诀）两类；第三种为文献学角度的分类法，按照记入口诀所使用的媒介工具分为角笔口诀、墨书口诀、印刷口诀三类。南丰铉（2014）以朝鲜文创制之前的汉籍口诀资料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字吐释读口诀（即借字释读口诀）、点吐释读口诀（即符号释读口诀）、字吐与点吐混用释读口诀、顺读口诀四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字吐与点吐混用释读口诀这一类，佐证资料仅为13世纪的《法华经》卷7中的2页残页，应视为个例，该文献年代为释读口诀向顺读口诀过渡期，口诀记入方式不乏个性化，并不具备普遍性。本文在郑在永（2006）、南丰铉（2014）研究基础之上，将汉籍读法口诀资料的类型先按照其译读方式上的差异分为释读口诀和顺读口诀两类，然后按照记入吐的表记方式进行二次划分，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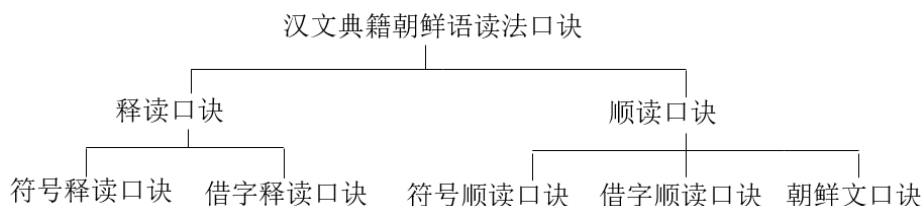


图1 汉文典籍朝鲜语读法口诀分类

^① “制述业”考汉文作文，分诗、赋、颂、实务策等内容；“明经业”考四书五经记诵释义。

二 释读口诀

释读口诀是 14 世纪之前出现的汉籍读法口诀,按照记入吐所使用的表记方式可分为符号释读口诀与借字释读口诀,尽管这两类口诀对汉籍的翻译情况属于同一类,但在表记方式上区别极大,译读时各有特点。

(一) 符号释读口诀

符号口诀主要用角笔在汉籍资料文字间划出点、线符号凹痕来记录其译读方法。角笔是用象牙、木、竹等制成的在朝鲜、日本等国家广泛使用的书写工具。由于角笔书写不着墨,既不污染汉籍且书写痕迹也不突显,故书写痕迹较不易被发现,符号释读口诀直至本世纪初才始为人识。2000 年 7 月,日本学者小林芳规在韩国口诀学会成员帮助下考察韩国各大学图书馆及诚庵古书博物馆所藏角笔资料过程中,第一次发现了符号释读口诀资料。韩国符号口诀资料的发现推翻了之前认为使用点线等符号标注汉籍文献的译读方法是由日本独立发明并发展起来的认识。

迄今发现的符号口诀资料主要为符号释读口诀,也有 14 世纪以后极少量符号顺读口诀资料。符号释读口诀资料主要为佛经资料,如藏于日本的 8 世纪中期的《判比量论》(日本大谷大学收藏)和《华严刊定记》(日本奈良东大寺收藏)等《华严经》注释书。藏于韩国的符号释读口诀资料主要为 10-13 世纪的佛经资料,如 10 世纪的晋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20),11 世纪的初雕大藏经《瑜伽师地论》(卷 3、5、8)、周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6、22、36、57),13 世纪的《合部金光明经》(卷 3)等。

符号释读口诀是指使用点线符号在汉籍原文句读处的汉字上加注朝鲜语吐、依据吐的位置调整汉字的读取顺序、将汉语译为朝鲜语的汉籍解读方式。符号释读口诀在表记方式上的一大特点是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由符号的形状种类及该符号所标注的位置共同决定。通常将一个汉字上可标注符号的位置归纳为 25 个区位,即把一个汉字视为方块,将方块内按横向与纵向分别三等分,方块外侧四边亦做三等分,加外侧四角,共计 25 个区位(如图 2)。并非所有区位都会出现口诀符号,不同的学者对不同文献资料区位图的划分也略有不同,甚至有韩国学者将方块内区域横向作五等分。因为一个汉字所占空间有限,且用角笔手工书写时全靠目测定位,因而符号标注的位置多有不明之处。本文中仅展示最常见的 25 位划分法。在不同区位标注不同的点线符号就可表达各种朝鲜语语法形态(即“吐”)。对符号口诀中出现过的表示吐的点线符号种类,李丞宰(이승재 2001:101)的整理最为详尽,共列出包括单点、点组合、线组合、点线组合等共计 63 种形状的符号(如图 3)。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符号与 15 世纪初创期的朝鲜文元音字母十分近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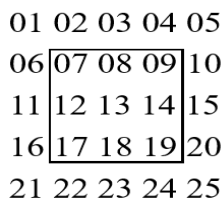


图 2 符号标注区位图

如上例所示，“天”字上的符号“[·]10（表示单点，10号区位）”对应的是属格助词，中世朝鲜语发音为[s]。“樂”字上的“[·]13”对应表话题的助词，中世朝鲜语发音为[ʌn]。“然”字后的“[·]03”对应副词派生词缀，发音为[hi]。“聲”字上标有两种符号“[·]11”和“[·]13”，“[·]11”对应宾格助词，发音为[i]，此短语中的宾语为“聲”，因而它是“聲”字后的吐。“[·]13”对应名词动词语形派生词缀与表接续的连接词尾之组合，发音为[hʌ a]，这是谓语动词后的吐，而此处的谓语动词为“出”，该吐应跟随“出”字之后，因而将“出”字语序调整至该短语末。最后“和”字后的“[·]22”对应表并列的连接词尾，发音为[mjə]。而原文的汉字部分可训读的字进行训读（如“聲”字读其朝鲜语训读音[so ri]），有些较复杂的汉字词也可直接作为外来词读其朝鲜语汉字音。这样就将汉籍原文直译为朝鲜语了。

（二）借字释读口诀

借字释读口诀是指借用汉字或简略汉字在汉籍原文句读间加注朝鲜语的吐，通过记入吐的左右位置和逆读点的指示改变汉籍原文的语序，并将汉语直译成朝鲜语的汉籍解读方式。借字释读口诀直至1975年才被韩国学界发现，在此之前通常认为汉籍读法口诀只有顺读口诀一类。现已发现的借字释读口诀资料全部为佛经资料，藏于日韩。如日本东大寺图书馆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2-卷20），该资料推断为8世纪40年代所写，这是现阶段东亚发现的最早的汉籍读法资料。其余借字释读口诀资料藏于韩国，为11-13世纪的资料。主要有11世纪的《释华严教分记圆通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35），12世纪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4），13世纪的《合部金光明经》（卷13）、《旧译仁王经》（仅5页散页）以及《瑜伽师地论》（卷20）等6种资料。

借字释读口诀的表记方式是使用汉字或简略汉字在汉籍原文的左右行间加注朝鲜语吐，这些记入汉籍原文中的字称为口诀字。口诀字通常使用毛笔写入，为了书写便捷，通常将汉字笔画进行缩减，使用简略汉字。现存借字释读口诀资料中的口诀字大约有70余字，其中不乏字形有异而用法一致的重复字。这些口诀字属于借字表记的一种，它所对应的语言单位与口诀符号类同，有时一字对应一个音节或音素（一个字对应相同发音的不同语素），有时对应一个语素（一个字对应同一语素的多个交替形态）（俞晓红 2018）。多数已被解读出来，还有部分字尚不明确。参考黄善焯（황선엽 2009）收录的释读口诀所用口诀字目录，本文将其中重复的字合并列出，按照口诀字的字形、来源汉字、拟音的顺序将其整理罗列如下：

去（去）/kə/	以（以）/ro/	衣（衣）/ij/
在（在）/kjə/	於（於）/ri/	是（是）/i/
古（古）/ko/	利，禾（利）/ri/	弋（弋）/ik/
人（卧/果）/kwa/	尸（尸）/ʔ/	齊（齊）/tʃə/
捺（捺）/kom/	乙（乙）/l/	體（體）/tʰjə/
良（良）/kʌn/, /hʌn/	个（个）/ma/	下（下）/ha/
只（只）/k/, /ki/	彌（彌）/mjə/	乎，乎（乎）/ho/, /o/
乃（乃）/na/	毛（毛）/mo/	兮（兮）/hi/
又，又（奴）/no/	勿（勿）/mil/	為（為）/hʌ/
卜（卧）/nu/	音（音）/m/	令，令，令（令）/hʌ i/
尼（尼）/ni/	火（火）/bʌ/	中（中）/hʌj/, /kij/
飞（飞）/nʌ/	邑（邑）/b/	支（支）/ʔ /

ㄱ (隱) /n/	ㅅ (沙) /sa/, /sam/	ㅈ (子) /ʃ /
丨 (多) /da/	ㄹ (立) /sjə/	ㅊ 甲?
ㄷ (丁) /djə/	ㄷ (示) /si/	一?
ㅌ (彼) /djə/	ㅊ (賜) /si/	与?
刀 (刀) /do/	ㅍ (白) /sʌb/	印?
斗 (斗) /du/	ㅈ (叱) /s/	成?
矢 (知) /di/	ㄹ (良) /a/	劣?
入 (入) /dʌ/	ㄷ, ㅅ (亦) /jə/	宦?
冬 (冬) /dʌ/	ㄹ (乎) /o/	之?
ム (矣) /dʌj/	五 (五) /o/	造?
ㅍ (羅) /ra/	千 (于) /u/	

从上表可见这些口诀字的字形有些直接照搬笔画简单的汉字(如“丁(丁)”),有些取原汉字的部分笔画(如“去(去)”),有些使用原汉字的草书体(如“ㄷ(以)”)或草书体的部分笔画(如“ㄱ(隱)”)。其字音部分源自于朝鲜语汉字音(如“口/ko/”),部分则源自于汉字的训读音(如“ㄷ/nʌ/”)。

借字释读口诀通过加吐的左右位置和逆读点(“.”)来指示译读语序。即当口诀字注于汉字右下侧时按汉籍原文语序读,读至有逆读点处返回上文左下侧加吐的汉字部分,如再遇逆读点则再返回上文左下侧加吐的汉字部分,之后回到右侧加吐文字部分继续往下读。下面以《旧译仁王经》残页(推测为13世纪中期资料)第2页中的句子为例来具体了解借字释读口诀的特点和译读方法。为方便输入,汉籍文献原来的纵书改为横书,原右下侧加注的吐标于右上侧,左下侧加注的吐标于右下侧。

①復有他方不可量衆〈旧译仁王经 02:01-02〉

②復^ㄷ有^ㅌ他方^ㅌ不^ㅌ可^ㅌ量^ㅌ衆^ㅌ。

③復^ㅌ有^ㅌ他方^ㅌ量^ㅌ不^ㅌ可^ㅌ量^ㅌ衆^ㅌ有^ㅌ。

④復[hʌ n] 他方[s] 量[ho m] 可[s hʌ n] 不[di l nʌ s] 衆有[s kjə mjə]

⑤ㅌ有 他方ㅌ 量ㅌ 不ㅌ 可ㅌ 衆ㅌ 有ㅌ

上例中①为汉籍原文,②为在汉籍原文上加注吐的吐文。解读时按照②中口诀字和逆读点的位置提示,先依次读取右上侧加吐的汉字“復”“他方”“量”及这些汉字后的吐,至“量”字后遇逆读点,返回上文右下侧加注的汉字“可”字处,该字后又有逆读点,则再次返回上文“不”字处,之后继续往下读取“衆”字,再遇逆读点,再返回上文尚未读过的右下侧加吐汉字“有”字处。这样就将汉语词汇排列语序转换为③的朝鲜语语序。读出口诀字对应的语音(或语法形态),并按照口诀字的提示对汉字进行音读或训读,就可译为完整的古代朝鲜语⑤^①。可以说借字释读口诀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汉籍翻译方法了。

^① 该例文中有些汉字可作为汉语外来词直接音读,读其朝鲜语汉字音,如“他方”、“量”、“衆”等,而有些必须训读,如“可”、“有”。因为在口诀字中有一类字并不表朝鲜语中的语法形态,仅用来提示前面汉字的训读音末音,被称为“末音添记字”。例文中的“可”与“有”字后均加注口诀字“ㅌ”,发音为[s],它在此时并不表任何朝鲜语的词尾或词缀等语法形态,而是“可”的训读音[tsis]以及“有”的训读音[is]的末音[s]。当出现末音添记字时,前面的汉字读取时一律进行训读。关于末音添记字的论述详见俞晓红(2018)。

三 顺读口诀

顺读口诀是一种完全不改变原文语序的汉籍读取方式。它按照汉语语序对汉语词汇进行音读，为辅助理解，仅在原文的句读间加入朝鲜语吐，是对汉籍原文的不完全翻译。用顺读口诀读出的语言既非汉语也非朝鲜语，而是一种特殊的朝汉混合语。顺读口诀是随着古代朝鲜人民对汉文的驾驭能力逐渐提高而产生的。它大概产生于 12-13 世纪，14 世纪之后开始盛行，至今在韩国的汉文学习中仍有使用，因而现存的顺读口诀资料数不胜数，均为 14 世纪以后的资料。其中 14-15 世纪初的顺读口诀资料依然以佛经为主，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梵网经菩萨戒》、《佛说四十二章经》等。16 世纪以后出现的顺读口诀资料也有儒学经书等其他类型的汉籍。如《童蒙须知》（1517 年）、《童蒙先习》（1543 年）、《书传大文》（16 世纪中期）、《周易大文》（16 世纪中期）等。

按照所加注的吐表记方式的不同，顺读口诀分为符号口诀、借字口诀和朝鲜文口诀三类。由于 14 世纪以后对汉籍的译读方式开始全面转变为顺读口诀，因而 14 世纪以后出现的口诀资料，无论是采用何种表记方式都主要为顺读口诀资料^①。现存的 14 世纪以后的符号口诀资料并不多，主要为佛经，如藏于韩国修德寺的 15、16 世纪的部分《法华经》资料。这些资料往往并非单一的符号口诀，而是既有用毛笔记入的口诀字，同时又有部分用角笔并记的口诀符号。由于对汉籍的译读方法改变，这一时期的符号口诀偏向于顺读口诀的性质，因而记入的符号的区位数仅 9 位，符号种类也单一化为单点，比起释读口诀中的符号口诀来要简单得多（남경란 2003:111-112）。

顺读口诀资料较多为借字口诀。借字顺读口诀按照记入吐时所借用汉字的形态可分为两类，一类借用简略汉字，一类借用汉字本字。通常口诀字作为行间附注或书页上端顶注手写记入时使用简略汉字。如 14 世纪的《梵网经菩萨戒》、《直指心体要节》等佛经使用简略汉字在行间附注吐，而 16 世纪中期的《诗传大文》、《书传大文》等儒学经书则在正文内汉字右侧加点，并在书页上端用简略汉字注释该处的吐。口诀字作为文内夹注正式写进或印刷进正文内时使用汉字本字。如 16 世纪的《童蒙先习》、《重刊警民编谚解》等，此时的口诀字使用双行小字记入正文内。简略汉字可复原为汉字本字，这两种表记文字无功能上的区别，简略汉字更加便于手写记入，而汉字本字的表记更为正式。14 世纪后的口诀字与前代释读口诀中的口诀字并不完全一致，但多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15 世纪朝鲜文创制后，在读汉籍时也开始使用朝鲜文替代原先的汉字及简略汉字来记入吐。对此金永寿、林强（2014）已有详述。当然也使用朝鲜文对汉籍进行朝鲜语翻译，称为谚解。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朝鲜文创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汉籍的解读依然十分依赖于口诀，而非谚解。如 15 世纪的佛经谚解资料，通常是先制定口诀，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谚解。因而朝鲜朝前期在儒家经典和佛经中加注吐制定口诀是解读汉籍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顺读口诀在对汉籍的译读方法上与释读口诀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改变汉文语序、不完全

^① 14 世纪以后的汉文读法尽管以顺读口诀为主，但也不乏极个别对汉籍进行释读的情况。然而这一时期释读汉籍时的表记方式与 14 世纪前的释读口诀并不同类，文字或符号的标注方式有所改变。如会通过汉文数字或横线来表示读取语序（详见정재영 2006）。

翻译汉文、对原汉文字词以音读为主。下面以16世纪《童蒙须知》首页中的口诀文为例具体了解顺读口诀的解读方式：

晦菴先生伊曰夫童蒙之學伊始於衣服冠履為古<童蒙须知 01:02-04>

上文中使用的口诀字为汉字本字，用双行小字记入正文内，其中两个“伊”为朝鲜语中的主格助词，读其汉字音[i]。而“為”表名词动词化的派生词缀，读其训读音[hʌ]。“古”则为表并列的连接词尾，读其汉字音[ko]。对汉籍原文字词以音读为主。最终读出的句子与释读口诀完全不同，既非汉语也非朝鲜语，而是一种汉语和朝鲜语的混合语。从上例可见，顺读口诀完全不影响汉籍原文的记诵，并使汉籍原文的断句更为明确，词句间的句法关系一目了然。因而如果说释读口诀是一种对汉文的翻译方式，那么顺读口诀更偏向于一种断句方式。然而从释读口诀转变为顺读口诀并非一蹴而就，它有一个过渡阶段。事实上14世纪的顺读口诀偶尔还出现一些释读口诀的痕迹，并非如后期的顺读口诀一样完全不改变汉文语序，部分仍然会采用句末集中标注吐的方式来提示读取语序的调整，这点与符号释读口诀可谓一脉相承。下面①是刊行于1309年的素谷本《楞严经》卷2中的例子：

①通辯万物 無是見者 印入ノヒム <素谷本楞严经，卷2，7b:14>

②万物 無是見者 印入 通辯ノヒム

①句末共5个口诀字，其中“印入”为朝鲜语中的体词谓词形词尾与表让步的连接词尾之组合，是加注于前文“無是見者”之后的吐。而其后的“ノヒム”三字应为跟在谓语动词后的终结词尾，此三字只有跟在前面的谓语动词“通辯”之后才说得通。因而，此处读取时依然要将谓语动词“通辯”的语序调至句末，该句语序应调整如②。这可视为从释读口诀向顺读口诀转变的过程中暂时出现的过渡现象。15世纪朝鲜文创制以后的顺读口诀便不再改变原汉文语序，顺读口诀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朝鲜文加注吐。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汉籍读法口诀根据其译读方法的不同可分为释读口诀与顺读口诀两大类；根据其表记方式，即记入吐时所使用的文字或符号标注体系的不同又可细分为符号口诀、借字口诀和朝鲜文口诀。结合两种分类标准，口诀类型共可细分为符号释读口诀、借字释读口诀、符号顺读口诀、借字顺读口诀及朝鲜文口诀五种。

在译读方法上，释读口诀与顺读口诀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对汉籍的完全翻译，能改变原汉文语序，读出的内容为完整的朝鲜语；而後者的作用仅限于汉文的断句及明确句读间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它维持原汉文语序，读出的内容既非汉语也非朝鲜语，而是一种混合语。

在表记方式上，符号口诀最大的特点是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由符号的形状种类和符号所标注汉字空间的区位共同决定，原汉文读取语序需调整时采用句末集中表记吐的方式导读。借字口诀所借用的汉字分为汉字本字和简略汉字两种，手写记入时使用简略汉字，进入正文时借用汉字本字，原汉文读取语序需调整时，除早期的顺读口诀部分采用句末集中表记吐的方式外，主要采用左右两侧加注吐和标注逆读点的方式导读。

14世纪后的释读口诀全面为顺读口诀所取代，因而15世纪后才出现朝鲜文口诀全部为顺读口诀，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朝鲜文创制后，原来释读口诀对汉籍的翻译功能由谚解所取代，而顺读口诀作为汉籍解读的关键步骤，为汉籍的准确谚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金永寿、林 强. 2014.《朝鲜语“口诀”标注研究》，《民族语文》第2期.
- [2] 李得春. 2006.《中韩语言文字关系史研究》，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
- [3] 李得春. 2007.《古代韩国汉字特殊用法综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
- [4] 琴知雅. 2015.《中国汉籍传入韩国研究》，《国际汉学》第4期.
- [5] 俞晓红. 2018.《韩国借字表记的文字特征与汉字借用类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
- [6] 정재영. 2006.《한국의 구결》，《구결연구》17.（[韩] 郑在永.2006.《韩国的口诀》，《口诀研究》第17期.）
- [7] 남풍현. 1988.《석독구결의 기원에 대하여》，《국어국문학》100.（[韩] 南丰铉.1988.《关于释读口诀的起源》，《国语国文学》第100期.）
- [8] 남풍현. 2014.《고대한국어 논고》，서울:태학사.（[韩] 南丰铉.2014.《古代韩国语论考》，首尔：太学社.）
- [9] 윤행순. 2009.《한일의 한문석독자료에 사용된 문자의 성격에 대한 연구》，《일본어문학》41.（[韩] 尹幸舜.2009.《韩日汉文释读资料中使用的文字性质研究》，《日本语文学》第41期.）
- [10] 이승재. 2001.《부호자의 문자론적 의의》，《국어학》38.（[韩] 李丞宰.2001.《符号字的文字论意义》，《国语学》第38期.）
- [11] 황선엽. 2009.《석독구결사전》，서울:박문사.（[韩] 黄善烨. 2009.《释读口诀辞典》，首尔：博文社.）
- [12] 남경란. 2003.《여말선초 음독 입결의 종합적 고찰 2: 음독 입결의 문자체계》，《언어과학연구》27.（[韩] 南京兰.2003.《丽末鲜初音读口诀综合考察 2：音读口诀的文字体系》，《言语科学研究》第27期.）

Types of *Gugeol* in Korean for Reading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YU Xiao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ugyeol*, a Korean method of reading and mastering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provide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types of *Gugyeol* developed from the 7th century and used up till the present, and analyzes the rendering methods of each type in transcribing and reading Chinese texts.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s Korean method of reading Chinese texts *Gugyeol* type

（通信地址：215500 常熟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